

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——苏轼



◆书名:《辛亥革命》
◆作者:王兴东 陈宝光
◆出版:重庆出版社

而来,第一乘花轿前面的轿夫正是黄兴,不过此时的他就算是熟人也很难认出来了。把守关卡的清兵小头目看到这样一支队伍,于是立刻上前拦住了花轿,喝道:“站住!打哪儿来的?”黄兴一面顾着肩头的轿杆,一面作揖道:“官爷,我们是来香港摆花街来的。”

“要到哪儿去啊?”小头目扫了黄兴一眼。
“广州城里的河南溪峡。”黄兴回答。
“放下,把轿子放下!”清兵小头目命令道。

“落——轿——”黄兴大声冲后面的人喊道。轿内,一双戴玉镯的手,迅速将手枪藏于座椅之下。两抬轿子轻放在地上,轿夫和随行的人们神色肃然地等待着。

后边抬轿的是同盟会会员喻培伦,他虽然不过二十五六岁,却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了。在一次制造炸药的试验中,他的右手被炸断三指。自此他潜心钻研,成功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,以及通过化学发火、电发火、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,被同志们尊为“炸弹大王”。

喻培伦听到黄兴的声音,遂将藏于轿杠内的子弹,往里面塞得更深一些。清兵小头目走上前去,得意扬扬地撩开轿帘,准备好勒索一番。没想到当他看到端坐其中的徐宗汉,不禁被其高贵的仪表、威严的气势所震慑,估计是有背景的大人物的家眷,勒索的话自然是没敢说出口,连语气也格外客气起来:“夫人,您这是……”

徐宗汉从容镇静地瞥了他一眼:“回娘家。”

清兵小头目轻轻咳了一声,一抱拳道:“夫人,请您先下轿歇息。”“胡说!还没到地方,下什么轿?”徐宗汉狠狠地瞪了小头目一眼。“我们奉命在此……搜,搜查革命党……”清兵小头目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。“搜查革命党是你们的事,与我何相干?怎么,我——像是革命党吗?”

“那……自然是不像。夫人……您真

6 不自由,毋宁死

提要:

温生才刺杀孚琦事件发生后,广州的形势骤然紧张,全城戒严。1911年4月23日这一天,春光明媚,煦风拂面,守在从香港通往广东的关卡上的清兵却严阵以待,如临大敌,高度戒备地搜检着过往的行人。

会开玩笑。”清兵小头目尴尬地笑了笑。
“那还不快让我们过去?”徐宗汉诘问道。

“没办法,上峰有令,打这儿经过的都得检查。”清兵小头目执拗地说。

“我——也得检查吗?”徐宗汉语气硬了起来。

“您也不能例外。”清兵小头目坚持道。现场气氛陡然紧张,众人目光注视着黄兴。

黄兴暗暗地将手插入腰间,注视着清兵小头目和他下属的一举一动。徐宗汉迅速走下轿来,冲着那小头目,抬手就是一巴掌:“睁开你的狗眼,看看我是谁?”

小头目捂着被打的半边脸,口吃着:“您您您……怎么打,打人啊?”

“打的就是你,不长眼的东西!告诉你,”徐宗汉亮出一张照片,声色俱厉,“两江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,是我的公公。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,敢查我?查什么查!”“……”小头目一时发懵,瞠目结舌,愣了半天竟没说出话来。

徐宗汉猛地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来,喝道:“滚开!误了奶奶的大事,小心你的脑袋。”

“息怒,息怒,夫人息怒。”小头目吓得连连摆手,“放行,放行,快快放行!”清兵们立马闪出一条通道。徐宗汉没好气地冲着黄兴一顿臭骂:“还不起轿?误了时辰,奶奶用枪崩了你们!”黄兴用又又好气又钦佩的目光看了一眼徐宗汉,抓住轿杠,高声大喊:“起——轿——”

张鸣岐自从接了圣旨,实授两广总督,又兼任了广州将军,军政大权一手抓,更加不敢怠慢,星夜兼程赶回广州。他与水师提督李准商议,派出大批侦探,侦察四处按户盘查,四处搜罗革命党人的蛛丝马迹;抽调部队进城,加强巡查,在广州实施戒严,加大了进出城的检查力度。各路关卡的清兵全都戒备森严,如临大敌。

一时广州城内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张鸣岐亲自督办相关事宜,对新军大加整顿,除了加强日常训练,还注意调和军队内的满汉矛盾。在他的这一系列防范措施下,有的秘密革命机关已受到官方的注意,这使同盟会的起义计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,不仅人员集中困难,就连一批从越南和日本方面运送过来的军火也未能如期到达。

20 止汗剂,三思而后用

提要:

每次户外活动后,皮肤就像沾了一层“黏液网”——臭汗满身。有人推荐使用止汗产品,据说能保持皮肤干爽、体味清新,保持形象不丢分。可是,近来很多媒体却又报道说,止汗剂暗藏健康隐患,常用止汗剂易患乳腺癌。

真有这么危险吗?这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。要知道,出汗本系天然,干嘛横加阻隔?随便问向身边人就会发现,大家止汗多是出于“爱美之心”——在炎炎夏日保持干爽的皮肤,自然是鹤立鸡群。女白领们化得好好的妆,被汗液一冲,难看死了,喷点止汗喷雾就无后顾之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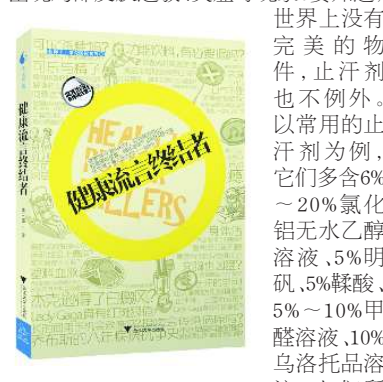
以此观之,这种止汗方式人为干扰了汗腺的功能,并非出于治疗目的。在医学上,止汗剂多用于狐臭和多汗症患者。以狐臭为例,腋窝处大汗腺密集发达,某些人的汗腺结构与分泌功能异常就会产生狐臭味。针对这种具有遗传性、女性更好发的问题,使用止汗剂便具有一定效果。

止汗剂种类繁多,但基本原理是用药剂堵塞汗腺导管,萎缩汗腺细胞,最大限度地减少关键部位的汗液排出。一种有效的止汗剂至少要减少腋窝20%的排汗量,并能够减少细菌滋生。

皮肤内的汗腺,犹如运转良好的天然空调,通过排出汗液的方式为人体散热。那么,使用止汗剂会不会让人中暑呢?一般的,由于人体具有适应代偿能力,局部涂抹还不会导致中暑,而全身性大范围涂抹就有此种可能了。

身体排不出热量,体温便会上升,这个事情很严重。要知道,相对而言,人体耐冷不耐热,体温的稍稍升高,就会扰乱体温中枢,甚至把人“烧”成白痴。

确凿无疑的现象是,有止汗剂使用者出现局部皮肤过敏、炎症等现象。要知道,



◆书名:《健康流言终结者》
◆作者:薄三郎
◆出版社:浙江大学出版社

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物件,止汗剂也不例外。以常用的止汗剂为例,它们多含6%~20%氯化铝无水乙醇溶液,5%明矾,5%鞣酸,5%~10%甲醛溶液,10%乌洛托品溶液,人们所闻到的各种香氛无非是靠各种香精和添加剂。

即便如此,也还得警醒一句。止汗剂制造商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都说不要那么恐惧止汗剂,但对于能否明确排除“止汗剂引起癌症”这种说法,却从未明确表态过。换句话说,止汗剂并非生活必需品,若非为避免腋下汗哒哒的尴尬或应急之需,应尽量少用或不用。

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1 大大有赏



◆书名:《暗权术——暗权力II》
◆作者:刘诚龙
◆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提要:

中国奖赏文化博大精深。战争年代且不说,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下,这法子也是经常运用的,只要你有本事,弄得皇上高兴,只要你有运气,碰到皇上高兴,那么赏金则大大地有。

不要说咱们宫殿里多有打屁股之鬼哭狼嚎声,其实唱着欢乐进行曲颁奖更是多的,惩罚与奖励是统御宽人术之经典要术,许多官员莫名其妙得惩罚之外,更有许多官员莫名其妙地得奖励的。汉文帝有龙阳之好,动不动就对董贤发奖金,除此之外,还对董氏之妹也时不时颁奖,据好事者统计,单是其妹,得奖金近千万;越王勾践灭吴自立,那天身着朝服站在殿里,群臣跪拜面前,个个山呼万岁,他一下子高兴了,就给大家颁发高兴奖:“今是寡人最开心之日,凡助寡人者赏绢千匹,加官进爵,赏美人数人。”

东晋桓玄坐在凳上,忽然一屁股垂下去,摔了个四脚朝天,旁边有名为殷仲文者,连忙道:“皇上圣德深厚,地不能载。”得,就这么一句话,说到皇上心坎上了,皇上就给赏金数百,赐绢千匹。
干部楷模曾国藩,他当愤青时,是特别反感这个“几乎赏”的。咸丰四年,他带兵攻取武汉,向皇帝报捷,顺便要赏,当时思想没解放,与时没俱进,受赏名单控制得很紧,总共报了三百多名,这数字看来够大,也会让坐在主席台上宣读名单的“常委”吃个小亏,让其读得口干舌燥。然与胡林翼相比,这份名单仅及胡氏上报名单十分之一,胡林翼报了三千多人。大家都不想给曾老板打工了,曾老板终于明白:“不妥保举,不乱花钱”,后果是“人心不附”,那是绝对不行的;后来,曾老板不再当愤青,当政客了,他就“揣摩

风会,一变前志”,什么胜利赏,几乎胜利赏,随便找个理由就给部下颁奖,反正国家财政又不是他私家的,“应宽者,一则银钱慷慨大方,绝不计较,当充裕时,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”。有人统计,在曾老板带兵的十多年里,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,单是文职就有26人被提为督抚以上方面大员,50人高至三品,至于道、府、州、县更是不计其数,几乎人人有赏,个个受奖。在曾氏的御人术里,奖惩并用,受奖者比受惩者多得多吧。

受奖比受惩者多N倍,恐怕是古今常态了吧。比如说吧,前几年闹得动静很大的太湖蓝藻污染,谁受什么惩罚,年底受奖的倒有一大串。在官界里工作,恐怕是没有比受奖更爽的事了。精神物质双丰收,比拿工资更让人高兴,工资往袋里兜,爽;奖金呢,更爽。一则,往袋里兜,可使袋子鼓起来,二则呢,胸前还可戴大红花,工资有这个味么?官界人现在几乎都把曾国藩当学习榜样,曾氏经国安邦之道学没学到,但这个大颁奖,大发赏,几乎都学到了的。

我有一位徒弟,跟我学过官样文章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我在淡出鸟来的地方赋闲,他却到乡镇任方面大员去了,没一两年,坐着车,食有鱼,住有华堂,街头专卖店里的东西直往家里搬。我见之,就警之,别太“那个”啊。这徒弟拍胸脯说:放心,我不是贪官,我的都是正常收入。正常哪有这么多收入?这徒弟告我,工资

那块不说;吃啊,行啊,这两块几乎不花钱;奖金是大进项啊,他给我细细数:乡镇与上面每个部门都对接的,每个部门年底都给奖,计划生育,招商引资,人事劳动,政法治安,工业农业……这么说吧,有多少部门,就有多少奖励;自己镇里呢,也同样设奖啊,哪个奖都少不了我一把手,此外,还有政府的各种中心工作,都签订目标管理。开始签这些“军令状”,把我吓住了,后来,我特喜欢签,只要让我签的,无一例外都是有奖的,有区别的,只是一二三等奖,奖金有差别。

我很纳闷:你不能所有的工作都进入先进行列啊?这徒弟告诉我:先进有奖,不先进也都有奖的,有的叫做进步奖,有的叫做工作奖,名号不一样,奖金也还是有的(哦,我知道了,胜利有奖,几乎胜利也有奖,“几乎赏”啊)。我徒弟说,这奖那奖,七七八八加起来,一年也有个两三万的。

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,说的是清政府贪官之贪,要冒割头的风险去贪才有这么多。搁现在,做一个清官,做一个太平官,分外之财,一丝不取,做上芝麻官,做上一届小知府,十万百万,也容易到手的,多设奖啊,什么都有了嘛。落后地区的乡镇长一年可得奖金三两万;县大爷呢,翻两三倍,怕是小菜一碟;知府大人呢,我官做得小,高官收入如何构成,我是睁眼瞎,但与县官不在一个档次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正常收入这么多,却还有许多人要贪,人心不足蛇吞象,奈何!奈何!